



PENGUIN CLASSICS



企 鹅 经 典

我是猫

〔日〕夏目漱石 著 尤炳圻 胡雪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我是猫

[日] 夏目漱石 著 尤炳圻 胡雪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猫/(日)夏目漱石著;尤炳圻,胡雪译.
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4
(企鹅经典丛书)
ISBN 978-7-5321-5253-7

I. ①我… II. ①夏… ②尤… ③胡… III. ①长篇
小说—日本—近代 IV. ①I313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2440 号

夏目漱石
吾輩は猫である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Shanghai 99 Culture
Consulting Co., Ltd. 2014

“企鹅经典”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
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。

“企鹅”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
注册的商标。未经允许,不得擅用。

总策划:黄育海 陈征
特约策划:邱小群 潘丽萍
责任编辑:李珊珊
封面设计:丁威静

我是猫

[日]夏目漱石 著
尤炳圻 胡雪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.75 字数 335,000

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253-7/I·4158 定价:35.00元

企鹅经典丛书

出版说明

这套中文简体字版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（Penguin Books）的一个合作项目，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“企鹅”商标作为丛书标识，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。“企鹅经典”凡一千三百多种，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，涵盖英、法、西、俄、德、意、阿拉伯、希伯来等多个语种。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，但正如古人所云：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

由艾伦·莱恩（Allen Lane）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，最初起步于英伦，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，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。一九四六年以前，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，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。二战后，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所打破。它用现代英语书写，既通俗又吸引人，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。“高品质、平民化”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，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

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，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。在这套经典丛书中，第一种就是荷马的《奥德赛》，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，可谓高瞻远瞩，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。

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，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，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，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。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，传播者（出版者）、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。事实上，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，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。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，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，进入了大众视野，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。在现代社会，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，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，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，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。

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，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，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。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，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。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，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，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。换成更理性的说法，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，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。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，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，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，加以制

衡，需要一种文化救赎。此时此刻，如果打开一本经典，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。

中文版“企鹅经典”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：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，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；其次，采用优质的译本，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，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；另外，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，以及必要的注释，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。总之，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，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。

关于经典，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，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——“‘经典’的另一层意思是：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、一百万次被人取下。”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，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，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二〇一四年一月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13
第三章	58
第四章	99
第五章	127
第六章	156
第七章	189
第八章	219
第九章	254
第十章	286
第十一章	330

漱石笔下那只猫

高桥英夫

第一章

我是猫，名字还没有。

出生在什么地方，我一点也不清楚，只记得曾在一个昏暗潮湿的地方，喵喵地哭泣着。我在那地方第一次看到叫作人的东西。后来听说那便是所谓的书生^①，是人类之中最凶恶的一种。据说书生常常捉住我们，把我们煮了吃掉。不过，那时我还不懂事，所以倒也不觉得怎么可怕，只是当他把我放在手掌上，猛一下举起来的时候，心里有些摇摇晃晃的。我在书生的手掌上稍稍定下心来后，才向他的脸一望，这大概就是我第一次看见所谓人的开始吧。当时我那种奇怪之感，至今都还存在。本来应该有毛的那张脸，却是光溜溜的，简直像个开水壶。后来我也碰见过很多的猫儿，可一次也未曾见过这样带残疾的脸。不仅这样，脸的中央还凸得很高，从那窟窿里面不时噗噗地喷出烟来，呛得我实在难受！到了最近，我才知道那就是人类所吸的香烟。

我在书生的手掌上很惬意地坐了一会儿。隔了不久，就以很大的速率开始转动起来。是书生在动呢，还是我独个儿在动？自己也弄不清楚，只觉两眼晕眩，心里发慌。正在想，这回可没救了——就听到咚的一声，眼睛里冒出火星来。到此为止我还记得；但以后就怎样想也想不起来了。

忽然醒过来一看，书生不见了。原来和我在一起的许多兄弟们一只也看不到了；就连最重要的妈妈也不知到哪里去了。尤其是，现在这地方跟早前的地方不同，特别明亮，几乎叫人睁不开眼睛。这光景可有点奇怪

① 书生亦可译作青年学生。

啦——我这样想着，慢慢爬动起来，身上觉得异常疼痛。原来我已从稻草上被扔到竹林里来了。

好容易爬出了竹林。竹林前面有一个大池。我坐在池边，盘算着如何是好，可是怎么也想不出好的办法。后来才想到要是啼哭起来，那个书生说不定又会来接我的，于是，我就喵喵地试叫了一阵，可是谁也没有来。这期间，风在池上飒飒地吹过，太阳也快落山。肚子饿得很厉害，想哭也哭不出声来了。没有办法，就下定决心：管它什么都行，朝着有食物的地方走吧。我沿着池的左边慢慢地走动起来。实在苦得很。我忍着苦痛，拼死忘命地爬着，终于走到有烟火气的地方。心想钻进去总该有办法的，便从竹篱的破洞里蹿进了一户人家。机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，要是没有这个破洞，说不定我会饿死在路旁的。“一树之荫”^①这句俗语是说得很好的。这个竹篱的破洞，至今还是我访问邻家三毛的路径。现在，虽然我已偷偷地钻进了屋子，但以后又怎么办呢，我还是没有把握。这时天已黑了下来，肚子又饿，天气又冷，雨也下起来了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实在再也不能迟疑片刻。没有办法，管他娘的，就朝着明亮的，似乎很温暖的地方走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候已经走进屋子里面了。这时我又得到一个可以看到书生以外的人的机会。第一个碰见的是阿三。她比先前那个书生还要横暴得多，她刚一看见我，就立刻抓住我的颈根，把我扔到门外。我想这下可糟啦！只好闭上眼睛，听天由命。但是，饥饿与寒冷怎么也忍耐不住。我乘阿三不防，又爬进厨房里。但不到一会儿又被扔出来了。扔出来后我又爬进去，进去后又被扔出来。我记得这样反复了四五次。当时我真恨透了阿三。前两天我偷吃了阿三的一条鱼，报复了她一下，这才平复了心中的积愤！在最后一次阿三抓住我正要往外扔的时候，这家的主人一边问哇啦哇啦的闹什么，一边从室内走出来。阿三提着我向主人说：这只短命的猫儿老是跑进厨房来，丢也丢不出去，真讨厌！

① 佛语，说法明眼论：“宿一树下，汲一河流，一夜同宿，一日夫妻……皆是先世结缘。”

主人捻着鼻下的黑毛,对我的脸瞅了一会儿,才说:那么,就把它放在家里吧。说毕就进去了。主人似乎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。阿三气愤地把我丢在厨房里。这样,我就决定以这家作为自己的住宅。

我的主人很少和我见面。他的职业据说是教师。从学校一回来,他就跑进书房,几乎整天都不出来。家里的人都以为他非常用功;他自己也装出用功的样子。但实际上他并非家里人所想的那么用功。我常常偷着他书房去看,发现他很爱睡懒觉,常常口涎都拖到摊在面前的书本上了。他害着胃病,皮肤是淡黄色,看上去精神不振,有气无力似的。可是,他的饭量却不小。每次大吃一顿之后,就喝胃药;然后把书摊开,读上两三天就睡着了,口涎拖在书上。这是他每天晚上的日课。我虽然是猫,有时却也想些问题。我觉得当教师真是再舒服不过了;生而为人,一定要当教师。像这样老是睡觉也能做得下去,那么猫儿不是也能做的吗。可是按主人的意见来说,似乎世间最辛苦的是教师,每当朋友们来访的时候,他总是七七八八地发一顿牢骚。

在初进这间屋子的时候,除了主人以外,大家都很不喜欢我。无论到哪里,他们总是把我一脚踢开,不来理我。一直到今天,他们连名字都还没有给我起一个,单从这一点看,也可知道我是怎样不为人所重视了。我没有办法,只好尽可能地挨近把我收容下来的主人,每天早上他看报纸的时候,我一定爬到他的膝上;白天他睡懒觉的时候,我一定爬上他的背脊。这倒不是因为我喜欢主人,只是因为别人不理我,不得已只好这样罢了。以后,我也积累了种种经验,早上就睡在饭桶上;晚上就睡在脚炉边;天气晴和的白天里就睡在走廊边头。但是,最舒服的还是在夜晚偷偷地钻到孩子们的床上,和他们睡在一起。这家的孩子一个五岁,一个三岁,两个人在一间房里,睡在一个铺上。我总是在他们中间找一个可以容身的地方,设法挤进去。碰着运气不好,弄醒一个小孩,那可就了不得了。小孩——特别是小的那个品质很坏——不管什么,深更半夜就大声号叫起来:猫儿来了,猫儿来了!这样一来,一向神经性胃弱的主人一定被闹醒,从隔壁房间跑过来。就在几天

前的一个夜里,我的屁股还狠狠被他用尺子打了一顿哩。

我和人类住在一起,越是观察他们,越能断定他们是任性放恣的。尤其是常常和我同衾的那些小孩,更是无理透顶。在他们高兴的时候,就把我倒提起来,或者用袋子套住我的脑袋,或者把我丢出门外,或者把我塞进灶里。要是我稍微抵抗一下,他们就全家出动,四处追赶,加以迫害。前些日子,我在垫席上轻轻地磨了几下爪子,女主人就大发雷霆,从此不准我进客厅。人家在厨房的地板上冷得发抖,他们也不闻不问。每次街对过我尊敬的白毛君和我见面时,总是谈到再没有像人类那样不讲情理的。白毛君前些时生了四只像玉般的小猫,据说那家的书生在她产后第三天,就把他们一起扔到后面的池子里去了。白毛君流着眼泪说完全部经过之后,发表她的意见说:我们猫族为了保全亲子之爱,为了过美好快乐的家庭生活,不能不和人类斗争,将他们剿灭。她这个意见是很有道理的。隔壁的花毛君也说起人类不懂得什么叫所有权,大为愤慨。原来,在我们猫族之间有一种规约:干鱼头也好,鲜鱼肠也罢,最先看到的就有吃它的权利。要是对方不守这个规约,就可以诉诸武力。然而,他们人类似乎一点也没有这种观念,总是把我们所找到的好吃的东西夺为己有。他们仗着强大的势力,把应该归我们吃的东西毫无顾忌地横加抢掠。白毛君的主人是军人,花毛君的主人是律师。我因为住在教师家里,所以对于这些事情,比起她们俩来倒是达观得多。只要勉勉强强把日子度过去也就行了。尽管是人类,也没有千秋万载这么一直繁荣下去的。也罢,咱们伸长脖子耐心等待猫的时代来临吧。

谈到任性,我来谈谈我的主人因为任性而失败的事情。原来这位主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没有胜过别人的本事;但却什么都爱插一手。他时而写些俳句^①寄给《子规》^②,或者作一两首新诗寄给《明星》^③;时而又写

① 俳句,日本近世以来独立流行的一种传统诗歌形式,以五、七、五音节构成一首。

② 《子规》,正冈子规于一八九七年创办之俳句杂志。

③ 《明星》,与谢野铁干于一八九七年创办之新诗杂志。

写错误百出的英文；有时还拉弓，学唱；有时甚至拿起小提琴咻，咻，咻地拉起来。但是，可怜得很，没有一行搞得像样。虽然如此，尽管他害着胃病，搞起这些来却出奇的带劲。他喜欢在茅厕里唱歌，因而附近的人们送他一个绰号，叫作“茅厕先生”；但他却毫不介意，依旧在那里“我乃平宗盛^①是也”地唱个不休，人们听了笑痛肚皮，都说：“瞧呀，又是平宗盛来了！”自从我住进这屋子来大约一个月之后，这位主人不知是怎样想起的，在发薪的那一天挟了一大包东西急急忙忙地跑回家来了。我正猜想买了些什么，一看，原来是画水彩画用的用具，毛笔、瓦特曼纸等等。看样子，像是下了决心，从今天起不再作诗和俳句，立志画画了。果然不错，从第二天以后的一个短时期里，他连懒觉都不睡了，每天都在书房里一心一意地画画。但是，把他画好了的东西拿来一看，谁也鉴定不出到底画的是什么。他本人大约也觉画得不太高明，有一天，一位研究美学什么的朋友来了，两个人就谈了这样一段话：

“不知怎的，总画得不好。看别人的东西觉得并不稀奇；可是，自己一动手，就觉特别困难了。”主人说出了自己的感想，说的的确是老实话。他的朋友透过金边眼镜望着主人说：“对呀，开首是画不好的。第一，画不是单靠室内的想象便能画得好的。当年意大利的大画家安德莱·德尔·沙尔特曾说过这样的话：画画要画得自然。天有星辰，地有露华。飞有禽，走有兽。池有金鱼，枯树有寒鸦。自然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大画。你看怎样，要想画像样的画，你就去写生吧。”

“嘿，安德莱·德尔·沙尔特说过这样的话吗？我一点也不知道呢！的确的确，这话很有道理，实在是这样啦。”主人拼命地感佩着。金边眼镜里露出了嘲弄的笑影。

第二天，我照例到走廊边上舒舒服服地睡懒觉。这时主人破例地走出书房，在我背后凝神静气地不知搞些什么。忽然我醒了，心里想他到底

① 平宗盛(1147—1185)，日本平安时代的武将。

在搞什么呢,把眼睛微微地睁开一看,原来他聚精会神地在学安德莱·德尔·沙尔特呢。看到这个情形,我实在忍不住笑了。他受了朋友的骗,正拿我做开头,给我写生。我已睡饱了,想打哈欠,简直忍耐不住;但是一想,主人特地提起笔来这么专心致志地作画,我倘使动弹一下,是很对不起他的,因此,只好使劲地忍耐着。这时他已画好了我的轮廓,在面部一带涂颜色。我得坦白地讲,就猫儿而论,我绝非上品。无论是背脊也好,毛色也好,脸形也好,我决不敢说比别的猫儿好;但是,无论我怎样蹩脚,到底总不是主人所画的那副怪模怪样,首先,颜色就不对头。我跟波斯产的猫儿一样,毛色是淡灰中带黄,又有许多漆一般的斑点。这一点,谁看了也不会否认。然而,主人现在所着的颜色,既不是黄色,也不是黑色;既不是灰色,也不是褐色;可也不是这几种颜色混合而成的颜色;简直不知道应该叫作什么颜色。尤其可怪的是没有眼睛。固然,这是猫在睡眠之中的写生,没有眼睛也说得过去;可是,连一个像眼睛的地方都没有,这就叫人难以看出到底是一只瞎眼猫呢,还是睡着的猫了。我心中暗想:即使是安德莱·德尔·沙尔特,这样的画也实在太糟糕了。不过,他的那股热劲头儿确是不得不感佩的。我很想尽量待着不动;但是小便早就胀得厉害,全身筋肉也痒痒得实在想走,已经到了一刻也待不住的时候。情不得已,只好对不起,把两脚长长一伸,低头向前一抬,“呵,呵”地打了一个大哈欠。事已到此,就算再规规矩矩坐下来也无济于事啦。反正已经打破了主人预定的计划,索性到里面去解了小便再说吧,我就一步一步地爬动起来。这样一来,主人又失望又愤怒,从客厅里大吼一声:“浑蛋!”主人有这么个习性:在骂人的时候一定是浑蛋,此外他再也不知别的坏话了。因此,他这样骂,我是没办法的;不过,他也不想人家忍耐了这么久的苦衷,一开口就是浑蛋,未免有失礼节。要是平时我爬到他的背上时,他的脸色好看一些,我对这回的谩骂也还可甘心忍受;但是,凡是于我有利的东西,他从未痛痛快快地让我干过,因此,这回为了小便而骂我浑蛋简直是岂有此理!人类原就恃势嚣张,要是没有一种比他们更为有力的东西

出来惩戒他们一番，今后就不知要嚣张到什么田地了。

放肆任性如果仅仅只是这个程度，那倒也还可以容忍；但是，关于人类的缺德，我却听到过比这可悲数倍的报道。

我家屋后，有十来方丈大的一个茶树园。虽不宽阔，却是一个颇为清幽爽快、适宜晒太阳的地方。每当家里的孩子们闹得厉害，使我无法痛痛快快睡一个懒觉，或者百无聊赖，心情郁闷的时候，就到这里来养养浩然之气。一天，风和日暖，正是晚秋天气，那时已是午后二时，我吃完午饭，痛痛快快睡过一觉，一方面也是运动运动身体，便向这茶树园走来。我嗅着一棵棵的茶树根，走到了西侧的篱笆旁边，只见枯菊四倒，上面沉沉睡着一只大猫。他好像没有觉察到我正在慢慢靠近；又好像虽然觉察到了，也不在乎似的打着大鼾，伸展着长大的身躯睡在那里。这家伙偷偷地跑进人家院子来，竟然睡得这样安心，那毫无顾忌的大胆真叫我吃了一惊。他是一只纯种的黑猫。刚刚偏午的太阳把透明的光线射在他的皮肤上面，从那亮闪闪的柔毛之中，好像发出一种眼不能见的火焰。他有着可称为猫中大王般的巨大体格，的确要比我大过一倍。由于赞叹之念和好奇之心，我竟忘乎所以，伫立在他的面前专心一意地望着。一阵晚秋的微风轻轻吹动了伸展在篱笆上面的梧桐，飘落下三两片桐叶来，落在枯菊丛中。大王猛然睁开了他那溜圆的眼睛。至今我还记得：他的眼珠比人类珍爱的琥珀还要更为美丽地闪耀着。他动也不动一下，只把那好像从双眸深处射出的目光集注在我矮小的额上，说了一声：“你是啥呀？”这种话作为大王来说虽然略嫌粗鄙；但声音里却藏着势头足以惊犬的力量，使我颇为惊恐。不跟他打招呼说不定会出乱子，我就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冷冷回答他说：“我是猫，名字还没有。”答是答了，我的心脏可比平时跳得更厉害。他用颇为轻蔑的语调说：“啥，猫？你这算猫吗。你住的到底是什么地方呀？”那样子真是旁若无人。“我住在这个教师的家里。”“想必也这样。看你真瘦得可以。”毕竟是大王，口气很大。从他的语调来判断，好像并不是什么良家之猫；但从他又肥又胖的体形来看，大约吃喝得很不

错,生活过得很好。我忍不住问他:“这样说话的你又是谁呀?”“咱老子是车夫家的老黑嘛。”语气傲慢得很。车夫家的老黑是附近无人不知的恶猫。因为生在车夫家里,也就光是长得强壮,毫无教养,因此谁也不和他往来。这家伙,大家都敬而远之。一听他的名字,我有些不安起来,同时也起了几分轻蔑之感。为了考察他无知的程度,我就跟他作了如下的问答:

“车夫和教师哪个好?”

“当然是车夫强啦,不见你家的主人吗?简直是皮包骨头。”

“你毕竟是车夫家的猫儿,多结实呀。住在车夫家里,看来是有好东西吃的?”

“哼,像咱这样,随便到哪里也不愁吃喝的。你别老在茶树园里打滚,跟着咱走走瞧瞧,包你不到一个月就长得肥肥胖胖的。”

“这以后再拜托吧。我觉得教师的房屋好像要比车夫家的宽大些。”

“笨蛋!房屋宽大,能饱肚子吗?”

他好像很生气的样子,不住摇动着像斜切开的紫竹般的耳朵,气势汹汹地走开了。我和车夫家的老黑成为知己,就是从这时起的。

此后我常常遇见老黑。每次遇见,他都做出一番车夫式的德性。前面提到的人类的缺德事,就是从老黑那里听来的。

一天,我和老黑照例躺在暖和的茶树园里闲谈。他又把老一套的自吹自擂仿佛是新鲜事儿似的重复了一遍。之后,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:“到现在为止,你捉过几只老鼠?”说到知识与智慧,我自问要比老黑发达得多;说到体力与勇气来就比他差得太远了。这一点我虽然早就明白;但被他这么一问,毕竟有些难为情起来。然而,事实是事实,说不得假话,我只好回答说:“说实话,老是要捉,要捉;可是还没动手呢。”老黑摆动着鼻边伸出的长须哈哈大笑起来。原来,老黑好吹牛,因此也就有些钝感。当他夸夸其谈的时候,只要你在喉咙里嗑咯嗑咯地响着表示敬听的话,他是很容易驾驭的。我跟他接近以后,立刻就明白了这个窍门。现在也是一

样,要是不痛不痒地替自己辩护,把形势越弄越坏,反而是最不聪明的。倒不如让他自吹自擂一番敷衍过去的好。这么想定之后,我就温温顺顺地挑动他的话头:“老兄是老前辈,大约捉得不少吧。”果然,他就从这个缺口呐喊起来了:“算不了什么,大约也有三四十只吧。”这是他颇为得意的回答。他又接着说:“一百两只老鼠那是无论什么时候咱独个儿都对付得了的;但是黄鼠狼那家伙可就不好办了呀。有一回,咱遇着一只黄鼠狼,可吃了大亏。”“哦,是吗!”我顺着他说。老黑转动着大眼,说道:“是去年大扫除的时候,主人提起石灰袋钻进走廊下面去,好家伙,一只黄鼠狼给他吓出来啦。”“哦!”我做出感佩的样子。“当时咱心里想黄鼠狼又怎样,也不过比老鼠大一点罢了,他妈的什么东西,心里一起劲就把这王八羔子一直追进阴沟里。”“干得妙呀!”我喝彩了一声。“谁知道这家伙事到临头,却放了一个马后屁!臭呀,臭死人!从此以后,一见着黄鼠狼,心里就想吐!”说罢举起前脚,在鼻头上摸了两下,好像去年的臭气现在也还闻到了一样。我也替他难受。打算给他打打气,就说:“不过,要是老鼠遇见了你,那就是大难临头啦!你捕鼠太有名了。每天都吃老鼠,所以长得这么一肥二胖,红光满面的。”我的话是想讨好老黑,谁知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。他一听,喟叹了一声,说:“想来真没意思。再拼命捉得些老鼠又有什么用呢。世间再没像人类那样凶暴的了。别人捉的老鼠,都给他们全部抢走,送到派出所去。派出所也不管是谁捉的,送来一只就给五分钱。咱主人托咱的福,已经赚了一块五角钱啦,可是就从没给我吃过好东西。嘿,人么,就是体面的强盗呀!”连这个无知的老黑看来也懂得这些道理。他似乎十分愤慨,背上的毛都倒竖起来。我有些害怕,连忙随便敷衍一下,就回家来了。从这时起,我打定主意不捉老鼠;但也不做老黑的随从,去猎取老鼠之外的好东西。与其去找好东西吃,倒不如睡觉还来得安逸些。看来,住在教师家里,就连猫儿也染上了教师的习气;倘不小心,说不定也要闹胃病。

谈到教师,想起我的主人来。最近,他大概也明白了自己学水彩画是

绝无希望的。在十二月一日的日记里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：

在今天的会上，第一次遇见了××。这位先生据说是颇为放荡的人；一看不错，果然具有花街柳巷的行家风采。像这种气质的人，与其说因为女人都喜爱他，所以他才放荡，倒不如说他生来就是个非放荡不可的人，反较适切些。据说他的老婆，原来是一个妓女，确实可羡。大抵攻讦放荡者的人，多半都是自己没有放荡的资格，那些以放荡者自居的人们，其中也有很多是没有放荡的资格的。这一类人都是本没有非放荡不可的气质，却偏要勉强走这一条路。那情况正如我学画水彩画一样，绝没有成功的希望。虽是如此，自己却以行家自居，自鸣得意。如果说，只要上酒馆吃吃酒，妓院里喝茶就可成为花柳行家的话，那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水彩画家了。正像我最好是放弃水彩画一样，与其做一个愚昧的花柳行家，倒不如做一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还好得多。

这段行家论很难叫人同意。里面还羡慕讨妓女做老婆，更是做教师的人不应出口的愚劣思想。只有对于自己的水彩画的鉴识力，倒是很准确。主人虽然有这样的自知之明，但却总难克服他的自负之心。写过上一段日记两天之后，在十二月四日的日记里，他又写着这样的话：

昨夜做了一个梦。梦见自己认为画得不成东西、已经扔在一边的水彩画，却有人给它配上一个漂亮的画框挂在搁板上面。这么配起来一看，自己突然间也觉得画得很不错，非常高兴！自己正在独自欣赏，觉得这样果然很好的时候，天却亮了。一梦醒来，其为拙劣如故的事实，也随着朝日的升起，变得明明白白。

主人就在睡梦之中，似乎对于水彩画也还在依依不舍。这样看来，他